

從「聚攏」到「完畢」：客家話的「聚」字考

嚴修鴻

汕頭大學文學院

在相當多的客家話(閩粵贛三省各地)裏，「聚攏」意義常常說“ts^hiu¹”(各點與「秋」同音)，主要用於動詞之後，表示把某件東西聚攏，有些點在這個意思基礎上引申為「動作的完畢」的意義。

這個「秋」字的來源，眾說紛紜。有認為是「擘」的(練春招 2002)，也有認為是「就」的(臺灣，涂春景 2001)，也有打框口表示有音無字的。

本文在 2000 年初步考證的基礎上，進一步闡明，這個字本來就是「聚」，不過語音上韻母形式保留虞韻早期形式，是一種早期歷史層次的遺留罷了。以下將從意義以及語音兩個角度，通過方言共時比較以及古今比較以圖證明，「聚」作為本字最合適。同時，本文也將對以往的考證做出批評，指出這些看法在邏輯與事實上的不足。

一、問題

黃雪貞 1995，147 頁【撿擘】kiam³ ts^hiu¹：收拾，整頓、整理：東西十分亂，～一下。
李、張 1992，374 頁「收拾」條目：梅縣 kiam³ ts^hiu¹ 秀篆 kiam³⁵ ts^hiu¹ 武平 tɕian³⁶ tɕ^hiu¹。

以下是筆者母語福建省武平縣民主鄉坪余村客家話點的例子：

1. 聚合，在一起：tɕ^hiu¹ 縮縮～(不停地收縮的樣子)。這是最初的含義，是動詞的用法。
2. 合～來(合起來)，坐～坐～(坐在一塊)，收～，撿～，寐～倒～搬～行～一下(走到一起)，撈～一下(混在一起)。用在動詞的後面，表示聚攏的趨向，可以看作是補語。
3. 進一步引申為完畢意義：割～哩禾(稻子收割好了)，蒔～哩田(禾苗插好了)，這個意義最初或可追溯到《左傳·隱西元年·鄭伯克段于鄆》的：「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

卒乘……」詹、張 1988，431 頁：東莞(清溪)深圳(沙頭角)兩地客家方言「吃完」就是叫做「秋」：ts^hiu¹。

4. [V+tc^hiu¹+補語]格式：V～下去，V～上去／了～訖來，食～訖來，割～訖來，舞～正來，有「統統都」的意思。梅縣點，另據張維耿 1995，219 頁：完秋 von²qiu¹；全部，所有：一到下晝五點鐘，～人都轉屋家去欸(一等到下午五點鐘，所有的人都回老家去了)。謝棟元 1994 年，247 頁：完秋 [von²ts^hiu¹]：全部，所有，範圍副詞，表全數。

例：「唔使揀，佢賣個西瓜完秋都系好個。」這個「完秋」就是「完聚」。

根據溫昌衍 2001，收拾叫「撿秋^ㄛ」的客家方言點還有：新豐、博羅、龍川、興寧、永定、長汀、甯化、安遠、石城等處。

閩粵贛三省客家均有，與其他方言區相區別，是客家典型的特徵辭彙之一。

根據 <http://hakkaonline.com/forum/thread.php?tid=10992> 帖子，網友「興甯阿哥哩」的觀察，廣西的賀州客家話的用法也很典型：

「我發現賀州人用『秋』用得相當普遍：『酒食秋^ㄛ哩無？』『東西拿秋^ㄛ無？』『撈秋^ㄛ無？』『看秋^ㄛ無？』……全部東西看完，我們一般喊『看交哩無？』，但他們一律用『秋』，感覺比較傳統。」

——看來賀州客家話的「秋^ㄛ」作為完成意義的體標記已很成熟。

二、以往的看法

黃雪貞 1995，147 頁，認為本字是「擘」，《集韻》平聲尤韻茲秋切：「爾雅：聚也。」練春招 2002 也考證為擘，《廣韻》精母平聲尤韻，即由切，聲母不合。諧聲不含清濁、送氣的信息，同時從青得聲的「青」，既有精母的「精睛睛」，又有清母的「請清」，甚至還有從母的「靜晴情」。諧聲有很多送氣清音和不送氣清音共用一個聲旁的情形。因此《說文》的「秋聲」，並不是「秋」的同音字。從秋得聲的「湫擘擘揪揪擘」都是讀精母而不是清母的。因此，從本字嚴格論證的角度看，精母的「擘」並非客家話 ts^hiu¹ 的語源。

涂春景先生 2002 年 7 月南昌客家話研討會上建議「就」字(他的這個看法還可以在 <http://soci.terc.tp.edu.tw/gin/wording.htm> 找到)。本文的看法是：「就」意義大略符合，聲母讀送氣的 ts^h- 在客家話也符合從母的一般對應。但是「就」的聲調不符合，客家話濁聲母去聲字今讀為陽去(保留陰陽去分別的方言)或去聲(陰陽去部分的方言)而不讀陰平。

三、重新考證

客家話這個 $ts^{h}iu^{1}$ ，本文認為是聚字。意義上是很明顯的「聚攏」的意義，並在此基礎上引申為完畢的語法意義，這不難理解。語音論證如下：

《廣韻》上聲從母虞韻慈庚切，《說文》：「～，會也。」

1，從母讀為送氣 ts^{h} -、 tch - 的塞擦音

這在客家方言聲母都符合對應(參看李、張1992，163頁「客贛方言聲母與古聲類主要對應表」)
梅縣： ts^{h} -；秀篆： ts^{h} -；武平(岩前) ts^{h} - (洪音前)， $tç^{h}$ - (細音前)……。

2，調類論證

濁上歸陰平，聲調也吻合(黃雪貞1988，嚴修鴻，1998，2004)，濁上白讀層歸陰平可以梅縣為例：坐 $ts^{h}ɔ^{1}$ 、舅 $k^{h}iu^{1}$ 、柱 $ts^{h}u^{1}$ 、被 $p^{h}i^{1}$ 、在 $ts^{h}ɔi^{1}$ 、淡 $t^{h}am$ 、早 $hɔn^{1}$ 。

3，韻母論證

這個“ $tshiu^{1}$ ”若考證作「聚」，韻母上是特別需要說明的。「聚」中古屬虞韻，現代多數客家話都是讀 i 的，但是讀 y 的也有，更早期點的是 iu 韻，現今客家方言仍然找得到證據。

現今客家方言魚虞合韻讀 iu 的在閩西，贛南，粵東三地都還存在。

據詹伯慧1992，155頁粵東客家話的饒平：須 $ʃiu^{1}$ 屢 liu^{3} 、區 $k^{h}iu^{1}$ 愚 $ngiu^{2}$

贛南客家話：于都：謝留文1998，133頁「取保」與「取倒」條的「取」還是讀 $ts^{h}iu^{1}$ 的。
甯都、石城，據劉綸鑫1999，115頁，虞韻的「須」都是 ciu^{1} 。

閩西客家話的寧化：娶 $ts^{h}iəu^{3}$ 須 $siəu^{1}$ 。

上述多數點虞魚都有讀 $iu/iəu$ 的層次。這裏特別要注意的是甯都與於都，這2個點白讀層是虞魚對立的，以下舉寧都的例子(李、張1992)：

虞韻：娶 $ts^{h}iu^{3}$ ，須 siu^{1} ，芋 iu^{6} ，句 tsu^{5} (← kiu)

魚韻：女 nie^{3} ，徐 sie^{2} ，豬 $tçie^{1}$ ，苧 $ts'ie^{1}$ ，煮 $tsie^{3}$ ，鋸 kie^{5} ，魚 $ŋie^{2}$

根據溫昌衍2001，2004，石城方言有 $iəu \sim iu$ 的對立，其中虞韻白讀為 $iəu$ (同虞韻)，虞魚晚期混合層則為 iu ，該點的「收拾」就是「撿聚」，韻母正是 $iəu$ 。

因此，今天許多客家話把「聚攏」意義的 $ts^{h}iu$ 考證作「聚」，從方言比較的角度看，在韻母的對應上也是有根據的。鑒於邊緣地區的客家話都還有虞韻讀同尤韻的方言，把梅縣等地虞韻極個別字讀 iu 看作是零星地古音遺留是可以說得通的。在梅縣及筆者的母語中，虞韻讀 iu 的還有一個可能的旁證：鬚鬚[泥鰱魚] $fu^{2}ts^{h}iu^{1}$ ，一般寫作「湖鰱」，但是有可能得名於泥鰱[有明顯長鬚子的]的明顯特徵，若然，則「須」與「聚」讀 $tç^{h}iu^{1}$ 正好互相印證。就虞韻的古音而言，讀作 iu 者是中古音值的遺留。

聚攏，現今方言中仍然使用「聚」者不多。客家話「聚」的用法是古代漢語在南方的延續的結果，在辭彙上的演進非常值得注意。而客家話從「聚攏」引申為「完全」再引申為「完畢」，其語法意義的發展也耐人尋味。

附記：承蒙編輯部及北大中文論壇的网友「在山泉水清」的批評，本文發表時刪除了原來「聚」與粵語「咗」可能相關的假設，特此致謝！

參考文獻

- 包擬古 1969：《藏文的 sdud (衣褶) 與漢語的「卒」及 *st- 假說》，原載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三十九本下冊，327-345 頁。馮蒸翻譯，載《原始漢語與漢藏語》，中華書局。
- 黃雪貞 1988：《客家話聲調的特點》，《方言》1988 年 4 期。
- 李如龍、張雙慶主編 1992：《客贛方言調查報告》，廈門大學出版社。
- 練春招 2002：《客家方言本字考釋拾零》，《客家方言研究》(第四屆客家話研討會論文集)，暨南大學出版社。
- 麥耘、譚步雲 1997：《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。
- 溫昌衍 2001：《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》(暨南大學博士論文)。
- 2004：《江西石城高田話同音字彙》(稿)。
- 謝棟元 1994：《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詞典》，遼寧大學出版社。
- 謝留文 1998：《於都方言詞典》，江蘇教育出版社。
- 嚴修鴻 1998：《客家話(坪余)古濁上的調類分化》，《第 2 屆客家話研討會論文集》暨大出版社。
- 2004：《客贛方言濁上字調類演變的歷史過程》，《中國語學研究·開篇》23 期。
- 詹伯慧、張日升 1988：《珠江三角洲方言辭彙對照》，新世紀出版社。
- 詹伯慧 1992：《饒平上饒客家話語言特點說略》，載《中國語文研究》10 期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。

【本文屬專著類】